

參賽類別	<input checked="" type="checkbox"/> 小說組 <input type="checkbox"/> 散文組 <input type="checkbox"/> 新詩組 (請勾選)
作品名稱	一二零頁故事書
<p>「姐姐，為什麼妳要帶一大包衛生紙去上學？」</p> <p>我看著鼓起來的書包，裡頭塑膠袋摩擦的聲音，與前方紅燈，對角線的倒數計時頻率不謀而合。</p> <p>恍神之際，回憶起這個問題，思緒再度與現實相撞——現實是前十分鐘，我還肖想著能不能趕上直達車，與前五分鐘，我天真的以為接下來的紅綠燈會放自己一馬。然而十分鐘過去，車子走了，號誌紅了，僅存的信念全賭在一個隨時間流逝，正一步步崩塌的奇蹟。</p> <p>我會心一笑，為什麼不帶一大包衛生紙上學呢？一包衛生紙的用途實在太多，像是擦掉公車手把上，手心留下的汗；像是能或多或少保護背包裡成堆的考卷，避免它們被壓爛，以免成為下一個大家的笑柄。</p> <p>不過話說回來，一包衛生紙確實還是太重了。回憶不久前，鄰居的女兒嘉欣來自己家裡串門子，也看著這包衛生紙，一臉若有所思，「帶一大包衛生紙去上課，不會太笨重嗎？」</p> <p>當綠燈被點亮，公車緩緩前行，我的身體響亮地隨油門搖擺，直到下一個紅綠燈再度轉黃，腳步留戀地往前推進，往後退卻，到靜止，任背景運作的心跳聲越來越猖狂。這時候我會想起它，那包衛生紙，畢竟它是世上唯一同我一起遲到的患難朋友，我們將一邊製造波瀾，一邊往平靜的地方走去；我們會被狠狠地揭穿，而我會帶著它，它則會保護我的尊嚴，同時也會溫柔穩重地，承接所有不甘。</p> <p>或許，比起笨重，沉重是帶著一包衛生紙面對眼前未來，更貼切的詞。</p> <p>當車上的人逐漸散去，座位被遺留下來，我也明白，那位置並不正確，也不屬於自己。前方逐漸迷茫，像是被一團霧籠罩，卻仍隱約聽得見熟悉的聲音，以奇腔怪調，呼喊自己的名字。它來自遙遠的目的地，來自補習班，更來自心裡對「遲到」最深的恐懼。</p> <p>一陣惡寒自身上四處流竄，我下意識地打開背包，並從背包裡，抽起一張張衛生紙……。</p> <p>「明明身體長大了，我卻感覺自己的步伐越走越慢。」還記得那年第一次遲到，我在車上，凝視遠方的天空，開始懷疑，從什麼時候，我的世界裡出現了「遲到」。</p> <p>過一陣子，終於抵達補習班，在被時間鎖住的空間裡我打開教室大門，低著頭，在老師的揶揄，與同學「被冒犯」的眼神間穿梭，直到坐上位置，聽老師半開玩笑地問我「眼睛是不是得了過敏性結膜炎」。</p> <p>我試著翻開書本，想抵抗那些無意義的注視，想不去在乎——可那些眼神，卻又隨老師的笑容左右迴盪、彎曲、起舞，像壺裡的蛇，像即將彈飛的橡皮筋。此時此刻，書包裡有包一百二十張數的抽取式衛生紙便成了福音，我不必計較手邊有多少籌碼，便能把被放大的焦點擦掉，把在乎的情緒擦掉，也能把剛剛的記憶，擦掉。</p>	

「姐姐，妳遲到過嗎？」

「沒有，我從不遲到。」

還記得，遲到那天還為了打發嘉欣，我不得不為了趕緊出門，把腦袋裡能想到的生活碎片，編成一本沒邏輯的故事書。她總相信未來的自己也會跟我走上相同的路，就像我們現在住在同一個社區，搭同一班車上下學。我半捏造的記憶也成為了描繪未來藍圖的有力憑藉，只因為她相信。

自己隨意編織的過去，卻是嘉欣所認知的未來，不禁覺得有點奇妙，這樣不合自然法則的時空錯亂，原來也會理所當然地以極微小的姿態，出現在我們的生命，並延續下去。

有時候，那些碎片中會夾雜曾經感到成就感的片刻——比方說，我之前沒遲到過——我會不小心說過頭，然後像那次，說得太滿，後來才會那麼不甘心。

因為說故事而遲到的那天，我還是個懵懂的高中生，而她還沒從國小畢業；我們在家，嘉欣吃了一口麻糬，沾滿花生粉的小嘴一張一合，清澈的眼睛倒映自己的影子。她手上拿著一張張衛生紙，時而擦嘴，時而擦手；她沒有說話，只是一直端視著自己，就是要我在出門補習前，說最後一個故事給她聽。有那麼一瞬間，腦海閃過「遲到」，而當時的我，還天真地以為它會同這故事一起，飄離我們的思緒。

只是我錯了，它留了下來，下起傾盆大雨，讓空氣變得更加鬱悶、嘈雜。我只能無助的想著下一秒老師會不會又在課堂上，有意無意穿插一句嘲諷，以及下一刻我的臉上，該保持什麼表情。

無論如何，我想我無法跟我的老師一樣，笑著自嘲自己過去的黑歷史，彷彿那些黑歷史不是他的。

同樣，老師對每一位遲到的學生，也都一視同仁，全不盡人情地酸一遍，像當年他在班上對我說的那句：

「妳第一次遲到耶，怎麼啦？因為過敏性結膜炎去看醫生啦？」

如果能回到最初，我強迫嘉欣先回家，會不會自己就不會因為遲到而懷疑自己？直到現在，這依然在心中游移不定，尤其是幾年後的今天，當我們都長大，面對這個問題，我依然沒有答案。

當年吃著麻糬的嘉欣，今天已經穿上國中校服；對於紀律，也有了屬於她的既定印象。如今她再度問了我一樣的問題，我沉默了，我不知道如何回答。

「姐姐，妳遲到過嗎？」她再度拋了一句，「我以前一直以為我會跟姐姐一樣，不可能遲到，因為我討厭遲到，我討厭追著時間跑的感覺。」

「但是有一天我竟然遲到了。」

她端正坐在我面前，稍微撥了一下頭髮，讓我想起曾經在補習班的我自己，從一進門到坐上位置，一邊害怕，一邊等待老師回應的我自己。「然後老師惡狠狠把我罵了一頓，應該說，在下課之前我一直以為這件事會發生。」

「因為我的老師很兇！」嘉欣大笑，「可是那一次老師只說，每個人這輩子都會遲到，每個人總會有那麼幾次在賽跑上輸給時間。」

「可是那天我只是太晚睡，太晚起，還花不少時間整理書包。」她掀開放在制服外套旁的側背包，「就跟姐姐的書包一樣喔！好多書，好多考卷，又多又重又雜，整理起來又得花不少功夫。所以背那麼多東西還沒有遲到過的姐姐，真的很厲害！」

「但是姐姐，妳還是沒有回答我，為什麼妳總是帶一大包衛生紙上學呢？」

我的記憶馬上重回到那天在補習班，被老師揶揄一番後，恨不得馬上衝進廁所，大哭特哭，最好哭到把所有情緒都發洩出來，把手邊的衛生紙全用光。

因為我真的好累。

想起自己遲到的那一瞬間，除了怕被大家否定的恐懼，我的心裡，也存在「被嘉欣否定的恐懼」。我害怕有一天，當自己不再能驕傲地說「是的！姐姐啊，從來沒遲到過！」會看到她臉上失望的表情，而後讓她誤會，她之後也會和我一樣糟糕。

於是在我準備帶著衛生紙起身的時候，老師突然停筆，要大家闔上書本，提早發給大家下課才要完成的隨堂測驗卷。隨後開始再度自嘲了起來，說自己幾年前，還是學生的時候，也曾經因為過敏性結膜炎，把眼睛揉到像著火了般發疼。我已經記不得他還說了什麼，只記得在一陣笑鬧聲中，他揮揮手，示意我離開，在帶著衛生紙前往廁所的途中，我聽見腳步聲。

是老師。

「他們笑完之後就會把妳在哭的事情忘掉。」

「所以請盡情地哭，老師當年因為遲到而被記過時，也是這個樣子。」

老師的話讓我回到現在，只是這次我面前的人，是嘉欣。嘉欣對我說了一模一樣的話，然而我只是記得要成為完美的樣子，以保持過來人的形象，只求那些發光的碎片能無邊際的多；而曾經讓我哭得聲嘶力竭的安慰，我竟然忘了。

所謂的理想未來，它身上堆滿了無數眼睛，從而被迫長大，這重量真有那麼重要嗎？

這個理想未來並不理想，當初之所以出現，是為了拿來編織童話，拿來打發時間，然後讓自己遲到。我用那些連自己都懷疑的故事建造虛偽的夢，讓嘉欣相信它們有多美好；而她今天用我最不想承認的部分，讓我回憶過去，那些年在補習班遲到前後，到今天校服已經脫去。

感覺自己的步伐越走越慢，如今我才明白，是出於對那些不全真實的曾經，還存有一絲牽掛。從前為了滿足嘉欣而特別珍藏的金色碎片，到後來才發現，和那次在補習班的走廊上，雙手緊握，包著鼻水的一張張衛生紙一樣，有一天也會因為褪色、因為黏著過期的事件不放，而被時間遺忘，不再被我們記得。

沒有人永遠都看著別人，我們都只是不想在自己的期待裡遲到。

於是我也沒察覺，自己下意識地對她說出口，不輕不重的那句「妳已經走得比我還遠。」遠到留下在過去徘徊、迷茫的我，終於發現自己也是時候，必須從那些不真實的包袱中離開。

那句「我遲到過。」也終於跟著說了出來。

「姐姐在高中補習時，曾經，遲到過那麼一次。」

「但也許這件事情到現在才說，它還沒遲到。」

故事裡的標籤成了金色彈藥，一顆一顆，把縫補過後的區塊炸成原本該有的樣子，而留下的炸痕，讓過去的一切全現了形，包含那些不完美、那些不是金色的碎片。「那個永不遲到的姐姐沒力氣走到最後，她太累了，她需要休息。嘉欣，我們讓她在故事裡好好休息，好嗎？」

嘉欣的眼角餘光再度瞥見我包包裡的那一大包衛生紙，「姐姐，我想我大概已經知道為什麼妳要帶一大包衛生紙去上學。」

「如果每個人的人生是一本故事書，那姐姐的故事書，就是一包衛生紙。」嘉欣示意我把包包的那一大包衛生紙拿出來，要我把腦袋裡想到的，關於衛生紙的所有用途說給她聽。

「嗯，搭公車的時候很有用，衛生紙也能拿來擤鼻涕、擦手；它軟軟的，枕在書包前，就能保護考卷不被折爛。」

「軟軟的，就像麻糬一樣！」她接續我的話，「姐姐遲到那天我記得家裡有好吃的麻糬，我害怕掉花生粒被挨罵，所以也拿了一堆衛生紙，以免哪一邊不乾淨，妳會說我不是一個乖孩子。」

「那一天我永遠忘不了妳跟我說的故事，就是姐姐的補習班老師對那些遲到的同學有多嚴格、多可怕，然後，他居然還可以一邊罵他們，一邊罵自己。那時候我完全不懂，但我知道如果讓姐姐遲到就糟糕了，因為如果妳遲到，這個老師一定不會放過姐姐。」

「然而我只專注在花生屑屑會不會弄髒姐姐的椅子，所以只想趕快吃完，趕快回家。我怕妳罵我，就像姐姐怕老師罵妳，而我從來沒想過那句遲來的『姐姐再見』會真的，讓那個一直引以為傲的姐姐離開。」

「讓姐姐妳之後的故事，全染上了不屬於妳的顏色：我的、同學的、老師的，甚至陌生人的，就是沒有我想聽的。尤其在我第一次遲到之後，我才確定姐姐從那之後，全在說謊。」

「那一天姐姐告訴我補習班老師也會笑自己的那個當下，」嘉欣說，「加上今天的故事，一切終於可以連貫起來。老師之所以能笑著對妳說他遲到過，告訴妳今天站在講台上，帶領整間補習班的這個人，也曾經因為區區遲到而拿到記過單，不是因為他不在乎了。反而正因為在乎，他才會告訴大家當年的他，也是一個曾因遲到而在意不已的學生，也曾經也把自己當成一個大笑話。」

「他沒有說的是他深深相信每個在時區裡遲到的人，不論基於哪種理由，縱使像姐姐一樣，沒辦法再背著金子繼續走，但姐姐還是可以用衛生紙保護考卷，帶著它們——妳的使命——繼續發光。」

窗外一絲光線透過窗戶照亮房內的我們，而我感覺，嘉欣才是主角。從什麼時候開始我開始在意「遲到」，我並不知道；然而，會在意，恐怕只是不希望眼中完美無缺的幻想，在別人、在自己的妹妹眼中黯淡。這樣帶著濾鏡的自己，手上握著上一秒認知的未來，比起理想，我反而感到一陣溫暖，自心裡蔓延。

是蛻變的感覺。

在時間不停流動的同時，我們窮極一身追趕，深怕自己又再度追不上某種有形、無形的事物。與此同時，沒有人發現，不論我還是嘉欣，不論外貌、年紀、身上跟著四季轉換的校服，也都隨著時間，悄悄地跟著變化。

我順手拿過嘉欣手邊的衛生紙，抽了兩張，就像那天已經對遲到感到無可奈何，十分扼腕，明明公車站牌近在眼前，我卻不能及早下車，不能隨著意念抵達大門，不能在按下下車鈴的那一刻馬上跳下車門。想到自己會遲到，責備自己、討厭自己、力不從心，所有情緒一擁而上，我只是下意識地拿起衛生紙，卻沒有意識到，衛生紙在我聲嘶力竭，因自責而崩潰的那一瞬間，早已分擔了身上全部的重量。

因為放下僅存的自尊，才能跑到補習班，才能面對那些恐懼，才能用紅通通的雙眼面對老師，然後聽見老師用最溫柔的聲音，告訴自己，他們會忘掉的，即便當下我們都在看著妳，看著妳如何打破妳的未來，但是，就像他們會在笑聲中忘掉妳遲到過，有一天，那些多餘的在乎也會從妳的生命裡消失。

當那一天到來妳會明白，讓妳想用力記得和發自內心紀念的從來不是榮耀，而是瑕疵。

我想起了老師最後說的那段話，看著嘉欣，光線讓四周的空氣變得無比安靜、柔軟。我感覺眼眶紅紅的、腫腫的，卻變得輕盈，不由自主地想放鬆。「嘉欣，」我不禁開口，「姐姐現在才看到那些道路以外的世界，原來我已經戴著壞掉的望遠鏡，跑了這麼久。」

「當一切全被卸下之後，多了些聲音跑進了我的腦海裡，像是變緩的脈搏、牆上滴滴答答的時鐘、陽台的風鈴、附近樹上的八哥叫聲。這很奇怪，明明，我只是哭了。」

然而我只是聽見嘉欣笑了一聲，「姐姐的未來跟我的未來並不一樣，但是，姐姐妳跟我一樣，都是人，都有情緒。」

「我覺得姐姐的老師那一天可能有話，還來不及對妳說，」嘉欣起身，「如果我是老師的話。」

「我會在向妳道別妳的時候對妳說，妳跟老師一樣學會笑著放慢腳步，穩穩地走的那一天，就是超越那個過去無堅不摧的妳的那一天。」

她的結尾輕飄飄地落下，那重量將我按在原地，沉默了好一陣子。桌上放著的不再是考卷，不再是用來討小孩子開心的花生麻糬，只是兩張用過的衛生紙，和一顆終於不再倔強的心。或許一個下午的時間夠讓兩杯茶冷了，夠讓兩個人變了，也夠讓一個小小的故事，被圓滿了。

但它真的圓滿了嗎？

「姐姐，說了那麼多，妳還沒回答我的問題呀！」嘉欣拿起背包，接下來換她要去補習了。在我滿腹疑問的同時她先開口：「雖然只是大概知道，不代表姐姐有告訴我正確答案呢！」

原來是最初，那句問題呀。「有啊，我回答過了，妳趕快離開吧！否則換妳遲到，下一次就輪到妳要說故事給姐姐聽了。」

「嗯！但是姐姐，我希望妳記得，為什麼妳的故事就像一包衛生紙一樣。」

「我會。」當嘉欣走出房門，她回頭，我們對視一眼，有默契的對彼此揮手道別。留下我一個人在房裡，收拾剛剛的思緒，那包衛生紙，那個破碎卻真實的曾經。那本故事書。

怎麼會不知道為什麼呢？我只是想，再任性地遲到一次。

也謝謝妳喜歡它，我的妹妹。

喜歡這一包沉重的衛生紙，這個，沾滿淚水的故事。

